

一九八〇年中東局勢的變化與展望

石樂三

一、前言

在過去一年之間，中東局勢，變幻莫測，迄今猶在極度危機之中。

波斯灣情勢，更為險惡。由於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爆發，阿拉伯世界的裂隙加深，溫和派阿拉伯集團，包括約旦、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保守派的各王國，基於阿拉伯民族的立場，故一致給予伊拉克道義上的支持；相反地，以激烈派為首的敘利亞與利比亞兩國，却對異族的伊朗提供了軍事援助，因而導致了伊拉克對敘利亞兩國斷絕了外交關係。沙烏地阿拉伯與利比亞的關係，亦告中斷，因為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指責，哈立德國王准許美國派遣四架雷達飛機駐在沙國境內，偵察伊朗軍事活動，是對麥加聖地構成了嚴重的褻瀆行爲。

更為嚴重地，今年十一月間，在安曼舉行的第一屆阿拉伯高峯會議，由於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堅決反對與會，以致其他阿拉伯國家，包括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南葉門、黎巴嫩四國及巴解組織，一致採取了同樣的抵制行動。緊接着，敘利亞在其邊境集結大軍，準備大舉進攻約旦；約旦遂行調派軍隊趕往邊境迎敵，兩軍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幸經沙烏地阿拉伯親王阿布都拉從中斡旋，穿梭於大馬士革與安曼之間，雙方始同意各自邊界撤軍，終於解除了兩軍衝突的危機。

值得注視地，今年九月間，利比亞與敘利亞實行合併，兩國元首並發表聯合公報，保證組成一元化的阿拉伯民主國家，解放巴勒斯坦來對抗猶太民族主義者的侵略，繼續抵抗大衛營協定中的任何中東和平架構，以及歡迎任何阿拉伯國家參加兩國合併的陣營。十月間，敘利亞與蘇俄簽署了一項廿年友好合作條約，其中含有軍事合作的條款，所以這項條約是具有重大意義。

在中東和談方面，繼埃及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之後，埃及雙方在美國參與下，便開始談判巴勒斯坦自治問題；但由於比金總理的強硬路線，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繼續增設屯墾區，尤其以色列國會通過了兼併東耶路撒冷法案，定耶路撒冷為不可分的永久首都。埃及在不得已情形下，終於凍結了這項談判。

現在美國中東和談代表林諾維茲（Sol Linowitz）再度訪問埃及兩國，並對沙達特與比金提出保證，美國新總統雷根仍將

就大衛營協定基礎尋求中東和平。可見第二階段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並未因美國政府更換而有所改變。本文爰就波斯灣、兩伊戰爭、阿拉伯世界及中東和談各種情勢，分別加以評析。

一、波斯灣美俄勢力消長

波斯灣位於中東心臟地帶，具有高度的戰略價值，且為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地區。該地區石油產量估計每日兩千萬桶，約佔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總產量的三分之二。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乃為波斯灣之咽喉，各產油國經過該海峽輸出的石油數量，平均每日一千四百萬桶，約佔世界每日石油輸入量的百分之四十，歐美日各國的百分之六十，非共黨世界每日石油消耗量的百分之三十五。^①

自蘇俄侵佔阿富汗之後，伊朗與巴基斯坦情勢至為緊張，而蘇俄的最終目標是在攫取波斯灣地區的油田。兩伊戰爭爆發後，蘇俄更圖利用其在伊朗所扶持的赤色杜德黨（Tudeh Party）顛覆何梅尼政權，從而南侵以達其獲得溫水港的野心。

為了防止蘇俄的這項陰謀，卡特政府已改變其原有的軟弱政策，而採取了強硬路線，一方面增調強大的核子艦隊，以增強在印度洋與波斯灣之間的海軍力量，而確保波斯灣石油輸運航道的安全；另方面美國與安曼、索馬利亞及肯亞三國分別簽訂了使用軍事基地協定，以維護波斯灣及紅海兩地區的安全與和平。

針對美國這些强硬的措施，蘇俄也採取了一系列的強烈行動，除了加強其在阿富汗空軍基地之外，還在印度洋與阿拉伯海之間集中了龐大的艦隊，同時也增強了其在亞丁與伊索比亞的軍事基地。這對美國在此地區的軍事部署，構成了重大的威脅，

此外，布里茲涅夫最近在訪問新德里發表演說時，宣布一項確保波斯灣安全的五點建議，包括：在波斯灣地區及其鄰近島嶼勿建立外國軍事基地，勿在這些地區部署核子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勿以武力威脅波斯灣地區各國，勿對各國內部事務加以干涉；尊重波斯灣地區各國的不結盟政策，勿將這些國家帶進有核子國家參與的軍事集團；尊重波斯灣地區各國對於它們的天然資源的應享之權；勿對正常的貿易及連接波斯灣地區各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海上航道的使用，加諸任何障礙或威脅。

國際對於上項建議的反應是：美國國務院已拒絕布里茲涅夫所提出的這項波斯灣地區的安全計劃，因為這個盛產石油的地區將遭受來自蘇俄佔領的阿富汗之威脅。西德外交部長根舍強調說，蘇俄在提出波斯灣和平建議之前，應該先行撤退其在阿富汗的軍隊。日本政府評論說，蘇俄的建議帶有宣傳意味，目的在使人相信蘇俄強烈關切波斯灣地區的油路安全。阿曼外交部長認爲，布里茲涅夫的五點建議，實際上是蘇俄經過偽裝的企圖，想染指波斯灣地區及印度洋。巴林對於蘇俄的五點計劃不感興趣。中共

註① *The Economist*, Sept. 27, 1980

，不過泰方所採的對策：爲支援棉人反共武裝在棉境山區游擊，使棉共無法在其邊陲替泰共建立武裝基地^⑩。至越共攻棉，迫使金邊不得不接受中共的調解而恢復泰棉邊境的和平，但曼谷亦明知金邊對它所展示的祇是暫時笑臉，越棉戰爭一旦結束，棉共武裝又將向泰邊捲土重來。

泰國雖對棉共政權懷有幸災樂禍之意念，但對越共的可能席捲高棉，又不能不憂心忡忡。因河內如在金邊建立其和永珍同樣的傀儡政權，並進而實現胡志明的赤色印支聯邦計劃後，泰共亦將在河內大力支援下，佔據東北十六府成立另一赤色政權。所以克良薩訪平，及邀請鄧小平訪泰，便是爲了探討中共如何支援棉共？使高棉不致成爲寮國之續，至於北平能否斬斷對泰共叛亂的支援？在曼谷領袖的心目中祇是次要。

很顯然，曼谷與北平的關係，在上年一年內似已進入高潮，從四月到十月，泰國便有卅四個代表團訪大陸^⑪。這對越俄，可說是一極大威脅。不過它們所採取的對策，也是展示與北平同樣的笑臉，而其爭取的行動，又是步步搶先。

由越俄控制下的寮共，自奪得政權後對泰邊的挑釁，及公然支援泰共的咄咄逼人，較棉共尤有過之，惟在中共表示願爲泰棉衝突的調人及棉共尙未息鼓收兵時，寮共即已先行與曼谷恢復友好和平。這固然是爲了換取泰方解除對它的物資封鎖，及不再支援寮國的叛亂勢力，但在另一方面，更是爲了爭取「東協」，李先念訪菲，克良薩訪平，雖都在表示中共支持「東協」以東南亞爲和平中立區域的概念，而越南副外長范憲遍訪「亞西安」國家，則不僅聲明河內支持「東協」所標榜的東南亞和平主張，且建議擴大組織範圍，以便越寮加入。

正如北平所指的，范憲此行，在兜售蘇俄所炮製的「亞安體系」，企圖將「東協」納入彀中，而使其變質。「東協」年會雖經深入探討，決定此一區域組織，斷不捲入共產集團爭執的漩渦，然而俄越與中棉共並未因此而放棄其爭取「東協」的笑臉攻勢。莫斯科在其駐泰大使館發表支持「東協」的公報後，又派遣副外長費留賓訪問「亞西安」成員國家，除表示贊同此一區域組織所主張之和平中立區之外，且願意援美、日、澳、紐及歐市前例，給予經技支援，將其前此對「東協」攻擊得體無完膚的立場完全改變。

在此同時，越共總理范文同亦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東協」五國，時間既搶在鄧小平之前，且亦以泰國爲首站。泰國與越南在距離上最接近，但在越戰期間敵對最爲尖銳，雙方的懸案亦最多。然而范的到訪，對泰國視爲泰共淵藪的先期越南難民，既慨允經由談判安排遣送回越；對前西貢政府軍官於變色前夕駛入泰國的機艦，亦斷然應允不再索回，使所有懸案，幾乎都迎刃而解，尤其范在曼谷記者招待會上，毫不含糊地表明斷絕對泰共的一切支援——包括河內政權與黨及民間都是如此。^⑫更使泰國朝野

註^⑩ 同註^②

註^⑪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八、十一、四、三版。

註^⑫ 「范文同訪泰後的泰越關係展望」，本刊，十八卷，二期，一九七八、十一、十，拙著。

否則，伊朗將誓死抵抗，絕不參與任何談判。伊拉克總統沙達姆·胡笙則認為，一九七五年協定是阿拉伯人民的恥辱，絕不容許其繼續存在，以致調停工作均告挫敗。

現在波斯灣戰爭正進入第二階段中，伊朗總統兼三軍統帥巴尼沙德（Bani-Sadr）深信伊朗必能贏得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因為伊朗具有下列的有利因素：③

——由於巴尼沙德不斷的親往前線指揮作戰，致使何梅尼的革命軍及政府的正規軍之間的合作加強，將能發揮聯合作戰的精神。

——自何梅尼十一月十六日發表抨擊教士干涉軍事演說以後，實力派的什葉派教士（Mullahs）似乎有所警惕，已減少對於政府軍事當局的干預行動。

——儘管盛產石油的庫茲斯坦省省長賈拉茲（Muhammad Gharazi）是代表最具勢力的「基本理論的伊斯蘭共和黨」（Fundamentalist Islamic Republic Party），但是這位省長只能負責政務，而不能干預軍事。

此外，在庫茲斯坦省西北邊境的蘇山格德（Susangerd）戰役中，伊朗正規軍增援部隊擊潰了伊拉克軍隊的進攻，對伊朗來說，這是一項決定性的勝利。這次勝利是歸功於伊朗正規軍，而非什葉派革命軍，因此，巴尼沙德派認為，正規軍在士氣上畢竟勝過了狂熱的回教革命軍（revolutionary guards）。

然而，目前伊朗權力鬭爭日益激烈，溫和派的巴尼沙德與激進派的伊斯蘭共和黨間的對立結果，已使伊朗前外長高布沙德一度被捕，旋經何梅尼下令釋放。最近國會中激烈派議員竟聯名向議長要求嚴懲——甚至處決巴尼沙德總統，因為他曾洩露國家的軍事秘密④。跟着，強硬派的教士們計劃進行「反巴尼沙德」的全國性抗議遊行，當被何梅尼下令取消這項遊行示威運動。更嚴重地，在伊朗北部數城市最近發生了強烈的示威事件，示威羣衆撕毀了革命領袖何梅尼及其可能繼承人的宗教領袖的照片⑤。這一系列的鬭爭和示威事件，無異給予伊朗的民心士氣一大打擊。

虎視眈眈的蘇俄，曾於十二月間與伊朗簽署了一項所謂「過境協定」（transit agreement），准許給予兩國互相通過其領土的運輸權利，以補救波斯灣地區在兩伊戰爭中所遭遇的運輸困難。西方外交家認為⑥，這項協定，將會逐漸增加蘇俄在伊朗影響的新機會；也深恐蘇俄透過貿易和商業途徑，以試圖誘惑德黑蘭與莫斯科之間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而在波斯灣戰爭中謀取漁利。

註^②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 1980

註^④ △合衆社▽倫敦十一月十六日電。

註^⑤ △合衆國際社▽倫敦十一月十七日電。

註^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13-14, 1980

更令人隱憂的，是目前伊朗境內的共產黨（杜德黨——Tudeh Party），以及左派回教費第因（Fedayeen）與穆加希定（Mujahedin Khalq）。它們都是組織嚴密而武裝俱備的集團，正等待着有利時機推翻何梅尼政權。毫無疑問地，伊朗內部所潛在的危機，却給莫斯科在伊朗造成另一個阿富汗事件的大好時機。

如今，波斯灣戰爭進行已逾三個月之久，仍無休戰的跡象，似有演變成比較長期的「消耗戰」趨勢。實際上，伊拉克與伊朗的軍備無多，且均為石油大國，油田經不起長期轟炸，加以伊朗內部危機四伏，故兩國均無意也無力從事一場長時期的毀滅性戰爭，而終將尋求和平途徑解決爭端。過去雖經國際多次調停，但由於未能提出適當的解決辦法，以致徒勞罔效。最近沙烏地阿拉伯王儲法德前往伊斯蘭瑪巴德，曾就解決波斯灣戰爭問題與紀雅總統交換意見，據傳已獲致具體解決辦法。據這位王儲所發表的聲明說⁽²⁾，他相信波斯灣戰爭在不久的將來，可望和平解決。他又透露，世界回教國家組織擬定於明年一月間在麥加舉行高峯會議，屆時約有四十位回教國家元首參加，必將儘全力結束兄弟之間的流血悲劇。

四、阿拉伯世界分裂形勢

自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爆發後，阿拉伯世界呈現了空前未有的大團結；但自一九七八年大衛營協定之後，阿拉伯世界的團結消失，領袖之間的裂隙加深。迨至波斯灣戰爭發生後，阿拉伯世界再度出現了分裂局勢，而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兩大集團，對於伊拉克與伊朗的立場也是壁壘分明的。

在伊拉克與伊朗衝突一開始時，約旦國王胡笙本着阿拉伯民族立場，就立刻表明了聲援伊拉克的態度，並准許安曼通往巴格達的公路作為伊拉克的軍用物資補給線。同時沙烏地阿拉伯與波斯灣的各王國也都支持伊拉克。另一方面，與蘇俄有密切關係的敘利亞與利比亞，則站在伊朗的一邊，並指責伊拉克軍隊進犯伊朗之舉，是削弱了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作戰力量。阿爾及利亞、南葉門、黎巴嫩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都被敘利亞拉進了支持伊朗的行列。

正當敘利亞與約旦關係惡化之際，大馬士革突於十一月下旬集結約五萬大軍於邊境，準備進攻約旦。胡笙國王不甘示弱，立即下令調遣三萬裝甲部隊開往北部邊境，兩軍對峙情勢至為緊張。

當時美國國務院表示，約旦是美國的友好國家，它的安全對美國利益非常重要，而且考慮對約旦提供武器援助。莫斯科派遣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庫茲涅佐夫飛抵大馬士革，並與敘利亞總理凱塞姆互換兩國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包含軍事合作條款）。適值敘約邊界緊張之時，蘇俄派遣高級官員趕往大馬士革，自含有不尋常的意義，並引起了國際間的注視。

註② ^ 中央社／貝魯特十一月十一日／美聯社／電。

敘利亞陳兵邊境的主要動機有三：

第一、解除敘利亞國內回教「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威脅。該組織擁有三百萬會員，都屬於正統派的回教信徒，其主要目的，在於反抗非正統派（阿拉維派——Alawites，即什葉派的支系）的復興黨政權。兩年以來，該組織在敘利亞境內從事恐怖活動，企圖刺殺阿薩德總統及政府高級官員。敘利亞指責約旦在其邊境隱藏回教「兄弟會」信徒，並提供訓練及武器等，因而不惜用武力迫使約旦停止庇護兄弟會的行動。

第二、阻撓約旦參與任何大衛營和平談判。美國總統當選人雷根公開表示，美國將支持約旦在未來中東和談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反對恐怖主義的巴解組織參與談判。於是，胡笙國王對記者表示，他甚願前往華盛頓與雷根會談，討論中東和談問題。這將使敘利亞在對以色列鬪爭中更為孤立，故阿薩德揚言絕不允許另一個「沙達特」在約旦出現。

第三、阻擋約旦協助伊拉克對伊朗作戰。在波斯灣戰爭中，很明顯地，敘利亞支持伊朗，而約旦則站在伊拉克的一邊，自然會引起阿薩德的憤恨，因之敘利亞杯葛十一月在安曼舉行的阿拉伯高峯會議，而且不惜陳兵邊境來威嚇約旦的援助伊朗行動。

在兩軍對峙的嚴重情勢下，沙烏地阿拉伯第一副總理兼國民軍總司令阿布都拉親王，衡國王之命馳往大馬士革及安曼從事調停任務，經數日之穿梭努力，敘利亞當局同意接受這位親王所提出的兩大保證，即：胡笙國王將注視在約旦領土不再有反敘利亞的活動；約旦將不單獨參與中東和談。於是，敘利亞開始自其邊境陸續撤軍，同時約旦軍隊也撤退到原來與以色列鄰近的防區，終於結束了雙方衝突的危機。

這次敘利亞的突然出兵事件，雖未造成敘約兩國之間的軍事衝突，却給中東帶來更為不安的局面。由於回教「兄弟會」的領袖階層繼續在約旦境內從事「反阿薩德」活動；更由於雷根重視胡笙國王在未來中東和談中的地位，今後大馬士革與安曼之間的關係可能愈形惡化，也可能演成另一次波斯灣戰爭。此外，蘇俄與敘利亞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已使胡笙國王懷疑蘇俄有策動敘利亞軍事挑釁的用心，因此，他決定取消今年五月間訪問莫斯科的計劃。

五、中東和平談判演變

一九七八年，美埃以三國領袖所簽署的大衛營中東和平架構協定，是邁向解決整個中東問題的里程碑。這項協定分為三階段進行和平談判：第一階段由埃及兩國談判有關西奈半島問題；第二階段由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三方面談判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巴勒斯坦自治問題；最後階段則談判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乃至黎巴嫩等問題。這項協定是出自卡特的構想，不失為廣泛解決中東問題的良好途徑，但為其他阿拉伯國家所嚴拒。

在第一階段談判中，埃以雙方在美國代表直接參與下，曾於一九七九年三月簽訂了一項和平條約，並依照條約規定，以色列次第撤出了西奈半島三分之二的土地（包括油田在內），其餘的三分之一領土，將於一九八二年三月以前完璧歸還埃及。

在第二階段談判中，依照大衛營協定，埃以雙方代表在美方代表參與下，乃於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六日開始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並應於限定的「目標日期」（一九八〇年五月廿六日）完成談判及達成協議；但由於比金政府堅決不肯對猶太人屯墾區及東耶路撒冷等重大問題讓步，因而未能如期達成協議，以致談判陷於停頓狀態。嗣經美方代表林諾維茲出面調停，雙方同意於同年九月間恢復談判，詎料以色列國會突於八月卅日通過一項法案，立即宣布，以色列正式將東耶路撒冷併入其版圖，並定耶路撒冷為不可分的永久首都。這項法案激怒了沙達特總統，並阻礙了巴勒斯坦自治談判。惟經林諾維茲再度努力，提出了一項所謂「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⑧，作為一個暫時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步驟與進一步磋商的基礎。於是，埃以雙方又同意於十月中旬恢復自治談判，並擬於十一月四日美國總統選舉過後在華盛頓舉行三國高峯會議。但由於卡特的競選失敗，是項高峯會議自然無法舉行，而自治談判也隨之擱淺。

林諾維茲大使十二月十四日抵達開羅訪問，並攜帶美國總統當選人雷根函件面致沙達特總統及比金總理。在訪問開羅與耶路撒冷五天中，這位大使已向埃以領袖提出保證^⑨：雷根支持大衛營協定是促成阿拉伯與以色列全面和解的「唯一可行途徑」，這項保證顯示，雷根已改變其在競選時的主張：美國新政府將尋求與約旦單獨談判有關被佔領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問題。雷根的這項主張已遭受埃及的拒絕，埃及外長阿里表示^⑩，埃及原則歡迎雷根的建議，但反對在此時實行這項主張，因為大衛營協定已有明文規定，於五年過渡時期過後，則由巴勒斯坦人民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屆期約旦自可參加談判。可見雷根改變原來的主張是受到埃及的影響。

關於戈蘭高地方面，最近以色列右派議員擬定一項兼併被佔領的敍利亞戈蘭高地法案，將在未來數週內提交國會表決，如獲通過，則將成為另一個耶路撒冷最嚴重的事件，可能會引發敍利亞與以色列之間的「爆炸性」危機。美國特使林諾維茲在這次訪問以色列時，曾率直的告訴比金總理及其閣員，美國將對以色列兼併它所佔領的敍利亞戈蘭高地的任何行動，深表遺憾；而且認為這將對以色列的最佳利益發生反效果，也會對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案，以及聯合國憲章產生嚴重問題。比金政府在一項突然行動中拒絕了合併敍利亞的戈蘭高地計劃^⑪。

註^⑧ 該項備忘錄是出自林諾維茲的手筆，內容包括西岸土地、用水及安全責任之分配，對猶太屯墾區的諒解，以及其他有關巴勒斯坦人自治權等。

註^⑨ 中央社／開羅十二月十六日合衆國際電。

註^⑩ 合衆社／開羅十一月廿一日電。

註^⑪ 合衆國際社／耶路撒冷十一月廿二日電。

在黎巴嫩南部邊境方面，隨着以色列軍隊突擊黎境南部邊境的巴游基地之後，敘利亞砲兵猛烈還擊在以色列支持下的黎巴嫩右派基督教民軍陣地，造成了重大損失，以色列視之為危險的新發展。美國務院對於以色列的突擊行動表示關切，並認為這一行動威脅了中東和平。

此外，在十二月十九日聯合國安理會辯論以色列危害人權的決議草案中，美國贊成促使以色列讓被驅逐的兩名阿拉伯民選市長返回約旦河西岸，這是九個月來美國首次在安理會對以色列所持的強硬立場。

六、結論

回顧一九八〇年之間，中東局勢依然呈現了一片動亂的形象，而在波斯灣地區更爆發了兩伊戰爭，這不但導致了阿拉伯國家內部的分裂，同時也造成了世界經濟的不穩。這項戰爭，雖屢經國際間的調解，但由於兩國互不相讓，以致仍在持續之中。

現在世界回教組織仍將繼續進行調停。據最近阿爾及利亞總統查德里將軍透露，一項致力於和平解決波斯灣戰爭的建議，正在等待伊拉克與伊朗答覆之中。他渴望着雙方能使第三者有機會盡力和平解決這場兄弟之間的流血慘狀。

在阿拉伯世界中，由於溫和派與激進派兩大集團之間的政治衝突，已使阿拉伯內部分崩離析。最近敘利亞與約旦兩國在邊境上集結大軍，其緊張情勢，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幸經沙烏地阿拉伯的及時調處，終於解除了這場軍事衝突的危機。其他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與伊拉克，利比亞與埃及，利比亞與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及南北葉門各國之間的裂隙，亦與時俱增，隨時有發生軍事衝突的危險。由於阿拉伯國家內部的分裂加重，已使以色列比金政府加強其佔領阿拉伯領土的政策，並使以色列國會於今年八月間通過了一項兼併東耶路撒冷法案。現在以色列國會右派議員們已擬定另項合併敘利亞戈蘭高地方案，準備向國會提出辯論。這項動議，雖經比金內閣拒絕，但仍未排除在國會辯論的可能。

至於中東和談方面，在過去一年中，埃及雙方代表在美國代表直接參與下，致力於西岸與加薩地區的自治問題談判，經過多次的會談，但由於以色列政府繼續在西岸增加猶太人屯墾區，更進一步吞併了東耶路撒冷，終於迫使埃及不得不凍結這項談判。儘管持續的中東和談僵局將造成危機，但就美國選舉年的政治情勢看，卡特政府已排除對以色列施加壓力。如今總統選舉已過，美國中東特使林諾維茲最近再度訪問中東，試圖努力打破和談僵局，以解除中東爆炸性的局勢。這位特使分別向沙達特與比金保證，美國新總統雷根仍將履行大衛營協定進行中東和平談判。於是，埃及雙方決定於一九八一年一月間重行舉行巴勒斯坦自治談判。

無論如何，是項談判最為艱鉅，除非美國直接有效的干預，談判決不會獲致任何效果。究竟雷根新政府對中東政策如何，我

們未敢遽加揣測；但根據美國大多數分析家評析說，大選後的白宮主人，在多方的壓力下，可能就以下二個問題採取與以色列不同的立場，而導致美以關係的一次重大危機^②：

猶太人屯墾區問題：美國官員們認為，比金總理不顧美國的多次抗議，已加強以色列在其佔領下的約旦河西岸屯墾區的建立——美國官員唯恐比金的這項政策，已粉碎贏取巴勒斯坦人合作的任何希望，而比金則堅持猶太人必須在歷史性的巴勒斯坦任何地區能够自由移民。

巴勒斯坦自治權問題：美國官員們認為，比金給予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權，比南非給予居住在該國中南部的班圖斯坦黑人（Bantustans）的自治權還要有限。這位強硬的總理一向反對給予巴勒斯坦人較多的權力，唯恐因此而導致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並將威脅以色列的安全。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問題：華盛頓堅決反對與巴解組織作正式的接觸，除非它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利。但很多分析家主張美國應作政策上的改變，一位美國大學的中東問題專家說：「我們應該與巴解組織作直接的接觸，並鼓勵它也作必要的改變，縱使未與以色列磋商。」

即將出任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參議員查爾斯·裴西（Charles Percy）在訪問莫斯科時告訴蘇俄外長柯羅米柯說^③，他贊成建立一個以阿拉法特（巴解組織主席）為民選領袖的巴勒斯坦國家。

從這段談話中，可以反映出雷根政府對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意向，而在解決巴勒斯坦自治問題方面，可能導致美國新政府中東政策的一次重大轉變——一次可能與以色列比金政府對抗的轉變。

註②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ne 2, 1980

註③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8, 1980 "Percy Said to Back Palestinian State in Moscow Talks." By Bernard Weinraub.